



GE MING XIAN LIE GU SHI WEN KU
[革命先烈故事文库]

方志敏的故事

【下】

FANG ZHI MIN DE GU SHI

主编/徐凡/副主编/韩兵侠/孟召合
李昭◎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革命先烈故事文库

主编/徐凡

副主编/韩兵侠/孟召合

方志敏的故事

(下)

李昭/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革命英烈故事文库——方志敏的故事

作者:徐凡 主编

责任编辑:姚家余

责任校对:姚家余

装帧设计:章桂征

出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130062 电话:86012927)

发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刷: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字数:1 000 千字

印张:80

版次:2009 年 2 月第 2 版

印次:2009 年 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 000

书号:ISBN 7—5387—1246—1/I·1203

定价:400.00 元(全 16 册)



方胜峰决策

1928年元月方志敏等组织的弋横暴动纵横一百多里，地主阶级被打倒了，反革命分子被一批批地逮捕镇压了。反动军队和反动警察躲在城里不敢出来了。

起义不久，各地的队伍汇成五路纵队，攻打葛源镇。

葛源镇是横峰最大的集镇。它位于横峰、弋阳、德兴、上饶四县交界的群山之中，地形险要，周围又有一块纵横20多里的小平原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是块理想的革命根据地。方志敏看好这块军事要地，在组织年关暴动时，曾三上葛源作具体指导，此时他和邵式平、黄道等人又在兴头上，一致认为：“敌人尽管有洋枪，但农军人多势众，以百千人对一

个，无不胜之理。”五路农军浩浩荡荡向葛源进发，岂知消息走漏，敌人中途一个伏击，农军被打得大乱，只好火速分路撤退。

敌人进攻得手，此时正招集上饶、广丰、铅山、玉山、横峰、弋阳、贵溪七县的头目举行“剿匪”会议。会上地方官吏少不了给敌军团长来番恭维。

“政府英明，增派一团的兵力，团座用兵高明，打它个暴徒措手不及，团座功勋，将永载广信府志！”

“乌合之众，何足挂齿。那方志敏也不过如此，徒有虚名。我宣布：一月内肃清弋、横两处‘共匪’，不活捉方志敏，也要逼他远遁他方，不敢再在广信作乱。”团座听了众人恭维、心里乐滋滋，俨然胜券在握。

几万人的农民大军果真如他说的那么容易收拾吗？

几天时间，敌人从南昌调来了一个主力团，和地方靖卫团一起，四路进攻游击区，一路由弋阳向漆工镇，一路由葛源向西，一路由铺前向青板桥，一路由过港埠向金鸡山。每路都有几千人。游击队因为装备力量相差悬殊，逐渐被包围、压缩，游击



区的中心村庄，都被占领了，工农受到了很大损失，暴动受挫了。农军第五路军指挥，“只要雷夏到，红旗竖起来”的雷夏同志，中了敌人伪装暴动的圈套，被敌人杀害；第二路军指挥吴先民也因为中了敌人的伪降计，在同黄球一起去“收编起义部队”时被捉，敌人将他押到河口镇天主教堂关押，幸好他俩身材瘦小，得以从铁窗缝中钻出逃脱性命，第三路农军的中心地葛源也为白军攻占了。

这时，毛泽东同志已经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，上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，朱德、陈毅等同志也带着南昌起义的一部分军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会了师。井冈山上竖起的红旗，给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指明了道路；也使方志敏明确了方向。他总结了进攻葛源的教训，决定立即停止进攻，整理内部、健全组织，精干力量，转向游击战。他把弋阳四十几个村和黄峰十几个村联结起来，形成了纵横六、七里的弋横游击区。还组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游击队，在游击区里到处活动，活动的中心是怀玉山脉的主峰磨盘山。

磨盘山在弋阳、横峰、德兴三个县之间。这座山没有什么出产，是座穷山。天气逐渐转热了，布



革命先烈故事文库

满山坡的小松树更绿了，各种树木也披上了一层绿叶，再加杂草丛生，一座大山似乎被遮盖了起来。这是有利于游击队活动的。

可是游击队的处境，是很困难的。

战士们在杂草丛林间行进着。草鞋都磨穿了底。因为攀援树木手掌也磨破了。战斗中受伤的战士得不到治疗。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伤情恶化。队伍到了一块较平坦的地方，停了下来，开始搭灶烧饭。好多人就地躺下就睡着了。一连几天和敌人兜圈子，没有好好睡过一次，没有认真吃过一顿饭。

灶里的火刚升起，躺下的战士眼皮刚合拢，树顶上就响起“嘘”的一声口哨。爬在树上放哨的战士又发出信号了。

队伍又赶紧绕过山间小道，向别处转移。战士们一面爬山，一面议论：

“靖卫团又来了，跟得好紧啊！”

有一个战士拖着沉重的腿，勉强跟着队伍走。他半天没开口，这时说了一句：“实在是爬不动了，看样子拖不下去了。我看还是把枪埋掉，先解散——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，不干了吗？”



“怎么是不干呢？现在白军逼得紧，我们先散了，以后有机会挖出枪来再干么！”

“这还不是散火不干？”

“散火不对。不过这里是难撑下去了。我看，先跳出包围圈，到外面去分散活动。”大家转过头去，看到说话的是省团委派来的庞先飞。一个粗壮的青年战士立刻回答：

“到别处去，这里让给他们？老子受不了这口气。”

“每天躲躲藏藏，这口气你就受得了？”

“也受不了。我看，索性同他们拼一拼！”

战士们的议论，方志敏都断断续续听到了。他没有立即发表意见，独自在想：是啊，现在的情况是十分危急了。土豪劣绅在时时和白军通消息，报告游击队的行踪。游击队员的体力已消耗殆尽，已经开始军心不稳。得想办法扭转局势统一思想，确定正确的方针。

一个寒冷的夜晚，方志敏借着月亮的清辉爬上了弋阳、横峰交界地方的一个小山峰，叫方胜峰，转过一个突出的岩石，眼前是一个破庙。今晚这里要召开弋、横两县的干部会议。



方胜峰，山峰不高，林木不盛，敌人觉得它不是藏身之所，没设警戒；而山上，又有三条小路可以直通山下，即使发生了意外情况也便于撤退。这开会的地址是方志纯选定的。它就在敌人驻地的后山上，夜郎自大的敌人，绝不会相信有人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的。只要行动机密，敌人的眼皮底下倒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
会议一开始，共青团江西省委代表庞先飞急于发言了：

“这次会议很重要，具有关键性意义。我想了很久，觉得应该把自己深思熟虑的意见说出来。”庞先飞满口湖北乡音，讲得头头是道：“全国各省二百多处起义，到现在都先后失败了，只剩下井冈山和我们赣东北几个地方。而我们赣东北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如今是地盘日窄，而且力量单薄，寥寥三四十支枪，怎么能和武装精良、训练有素的敌军抗衡呢？如果硬拼，我们只能完全断送革命力量。因此，我主张先把枪埋起来，将游击队疏散，将暴动骨干转移到远村隐蔽。我们这些目标明显，影响大的同志，则转移到大城市里去。”

听到这里，邵式平按捺不住了：



“老庞，照你说，我们就得扔掉这块游击区。还要扔掉众多和我们并肩战斗了那么长时间的革命群众，是不是？”

身后的吴先民也气愤地站起来说：

“我看，你这是太在乎个人安危了吧？遇到困难我们拍拍屁股走了，广大农民都是我们发动起来闹革命的，他们的牺牲还少吗？这么做，对得起他们吗？你叫革命群众怎样看待我们共产党？”

庞先飞也急红了脸想继续辩解，被团省委书记方志纯打断了：

“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，是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品德，谁要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，他可以走，我可不做孬头，我们不走！”

方志敏立刻制止他们：

“嘘，小声点儿，敌人就在庙外的山脚下，同志们，这是党内开会，大家不用太激动，陈述自己的意见就是。”

接着，方志敏又说：

“我也不同意这埋枪逃跑的办法。我们大家想一想，从大革命以来，这一带的农民群众，尽管多次受到反革命摧残，就是房子被烧，到了身无居所的



地步，他们仍然坚持斗争，始终相信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天下，也相信革命成功了，大家会有好日子过，所以他们紧紧团结在我们周围，和我们共产党干部同甘共苦，我们怎能抛弃这样的群众而逃跑呢？”

黄道也在一旁说：“人个平五太想会前，音升”

“而且，我们一跑，群众失去领导，各个群体马上就要成一盘散沙，怎么和反动派斗啊！”

还有人提出：

“丢开群众逃跑，当然不好；可是敌人包围我们这么紧，我们游击队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了。可不可以把我们的游击队带到根据地外面去，这样可以引走白军，给群众一个喘息的机会……”

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都想选择一个最好的办法渡过难关。方志敏说了几句话，又沉默下来，他想：客观条件的确不容忽视，敌人是用机关枪、小钢炮而且是训练有素的军队整团、整营地向我们进攻，而我们有什么呢？一缺枪、二少粮，东奔西躲，无落脚之地，连开会都处于险境，绝对硬拼不得，可是不拼也不得……对了！方志敏忽觉心头一亮，赶紧把大家招拢过来说：

“你们村一村，看看我这个办法行不行。据我了



解，敌人现在很分散，只要我们不毛躁，仔细选个地方，突然打他一下，不见得打他不赢。讨厌的是他们有豪绅大富这些眼睛，得想办法搞瞎他！要打仗，当然要想到万一打不赢怎么办？刚才有的同志主张逃到外地去，这虽然不通，但也有启发。我想，从现在开始，就去开辟新的暴动区，准备新的阵地，到时候一打不赢，再打不胜，三打不得不转移的话，我们就有个新的依托了。我们要集中力量，先打敌人薄弱的一路，打则必胜，以振军威，以安人心。”

同志们听了方志敏的一席话，顿时振奋起来，信心倍增。

“对呀，还没正面和白军交过峰，怎么能断定打不赢呢？”

“打白军主力不行，打打靖卫团总没问题吧？”

……

会议最后作出三条决议：

第一：将主力部队连同 40 条步枪，全部集中，由邵式平（化名余艳王，人们讹音为余阎王）统一指挥。选择从过港埠出来的靖卫团开刀，因为这一路敌人战斗力最弱，对群众危害却极大，群众最恨。

第二：方志敏（化名汪祖海），带一批游击队员



革命先烈故事文库

和6条枪，负责镇压反革命；争取群众，严密组织，阻击敌人。

第三，派黄道（化名陈寿松）和方远辉、邹秀峰等，前往贵溪、德兴一带，开辟新的根据地。

这就是赣东北发展史上著名的“方胜峰会议”。



拔“眼睛”

从百家坂到兰家村的大路上，有一个穿长袍、背药箱的人在慢慢走着。这个人操着湖南口音，照上面的人他都要过去说上几句话。

“喂，老伯伯，兰家村是从这条路去的吧？”他赶上去和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打招呼。

“对啰，一直朝前走。”那老农民见是个陌生的人就停下来打量了一会儿说：“先生，你是做什么的？到兰家村有什么事？”

“老伯，我是医生，准备到那儿去种牛痘治病。”

“哦！真是好事，这几天那里小孩出天花的很多。不过——，先生可得多加小心哪。”

“老伯伯，抽袋烟吧。”湖南医生掏出烟来，拉着这位老伯在道旁的大树边坐下。抽了几口烟，他



又问老农民：“这条道上，老总很多，好像有什么事儿吧？”

“唔，兰家村有一小队呢！他们成天喊着要抓共产党。先生你进村，他们弄不好把你当共产党抓起来。老农民又深吸了两口烟，抬头望了望树顶，叹了口气又低声像自言自语般地说：“我们这些穷人真是遭了罪哟。”

“这些老总连老百姓也抓吗？”

“抓！动不动就说你像共产党，抓了去吊在树上，轻的一顿打，重的连条命也捡不回来。他们抢呀，杀呀，什么坏事都干。还有那些地主佬……”

“兰家村的财主佬也是这么狠吗？”

“他们的狠毒比谁都不轻。尤其是那个蓝剥皮，村里哪个人家没挨过他欺负。”说到这里，老农向四周看了看，凑过来轻轻地说：“听说他手下有一批人，专门打听游击队的消息，给白狗子报信。”

说起这些老农似乎有些紧张。湖南医生想要再问，见老农不再回答了，便站起来告辞。

湖南医生继续赶路。来到村前映入眼帘的是一副破败不堪的景象。不少房屋给烧毁了，村子里寂静无声，只听见隐隐约约小孩的啼哭声。



“站住！”不知从哪钻出两个白军士兵挡住了去路。

“我是来种牛痘治病的。听说这一带流行天花。”

“种牛痘治病，有什么证据？”

“四处治病的医生，哪有什么证据啊，老总？”

“不要噜嗦。检查！”

“就这只药箱，请检查吧。”湖南医生打开药箱，把痘苗和药品拿出来让两个白军看。白军仍不相信，把药箱又翻了个底朝天，然后在医生身上乱摸了一阵，没找出任何可疑的东西。

“老总，可以进村了吗？”

白军还在犹豫，没给痛快的回答。

“啊！是医生来了！这一下村里的孩子都有救了。”

几个农民走过来，“老总，快让医生进村吧，这天花已经抢走了好几个孩子的命呢！”

“走吧，走吧！”

这湖南医生就是方志敏。他和几个游击队员分路进了兰家村，了解了敌情，又做了很多群众工作，他们决定尽快拔掉白军的“眼睛”蓝剥皮。

漆黑的夜晚，人们早已进入梦乡。田野里响着



呱呱的青蛙叫声，清脆而单调。远处一阵沙沙沙的脚步声传来。这声音越走越近，越来越大，足足有一百多人在急速地走着。

走在最前面的是花春山。虽然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但他走过这里的每条沟、每一道弯如在白天行走一样。这一百多人摸到一栋红石围着的大屋前，就迅速地散开了。围墙四周，屋后菜园的小门边，都有人看守，大部分人守在大门的两旁，还有一个人带着枪爬上了大门前的一棵梨树。一切准备就绪。这时方志敏在漆黑的大门上“砰、砰、砰”连敲了几下。里面好像没有动静。他又使劲地敲了几下。

门缝里透出来了一丝灯光，接着“吱”的一声，好像里面的门开了。方志敏从门缝朝里看，只见屋里出来了八个保安队员，前面四个拿着步枪，后面四个拿着长矛，马刀，最后出来了一个像猪一样肥胖的家伙，右手握着手枪，左手提着长袍的下摆。

有人走过来刚一打开大门，“砰”梨树上枪响了。大门两旁的众人高呼着“冲呀！”“杀呀！”“打倒蓝剥皮！”一下子冲进了院子。蓝剥皮慌得自己手枪掉在了地上，像疯狗一样大叫：“开枪，快开枪